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一百二十六 御撰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儂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
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
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
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
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
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

果多謀略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

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

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玉何不振旅擔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

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
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
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俸檀為
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
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
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
郭奮史曷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
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
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

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
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
裂遂至十餘軋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
掖盧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
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
軋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
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
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

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篡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

平追僣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

曰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
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
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
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
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
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
已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
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

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
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倭檀距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倭檀下馬
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
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倭檀率騎一萬
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倭
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
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軋歸
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

以上賓之禮。軋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軋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軋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軋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軋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軋歸至河不及而還。

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

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疆
於我從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
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
射楊栢僂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
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栢曰受呂氏厚恩位
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
爲叛臣以見明主僂檀曰卿忠臣也以爲
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
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

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
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
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
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
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
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
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
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
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

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
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
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
臣姚興楊栢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栢
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栢于城東謂之曰
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
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
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器夜光

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
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栢泣
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
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
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
忘之利鹿孤爲之泫涕遣僇檀又攻呂隆
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禕而
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
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

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
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
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豐鼓
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
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
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僂檀大悅釋其縛
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
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
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

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
姑臧死且不朽僂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
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
之尚書左丞婆衍論曰今姑臧饑莩殘弊
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
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
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
宜救也僂檀曰論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
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

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不足之心也遂遣倭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倭檀徙涼澤段家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偽諡曰康王弟倭檀嗣

倭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竒之謂諸子曰倭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

以授子欲傳之於倭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軋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倭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倭檀歸其妻子姚興

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
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
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
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
自遼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檀于廣武
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
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
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
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

水鏡之明及秦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
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賈張
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
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
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
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
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
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

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儻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儻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儻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氏池蒙遜嬰城固守焚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

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儻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儻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敷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儻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儻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

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
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
威之宿望辛晁彭敷秦隴之冠冕裴敷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
憲文齊楊班深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
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
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傳檀大
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
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嵩聘

于姚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
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
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
功授職彞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
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可西
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
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
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
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

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
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
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與悅
其言拜騎都尉僭檀讌羣寮于宣德堂仰
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
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為貽
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梁
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
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土有西夏

李士崩離街驛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
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
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
勉之僭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僭檀雖
受制于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
敞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僭檀偽游澆河
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
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
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

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僂檀
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
西郡陷之其後僂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
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僂檀
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
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
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
三百人叛僂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
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

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
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
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
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
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
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僂檀悉誅之姚
興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
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僂檀與宗論六
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

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
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
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
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
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曰碑豈
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
弊之後風化未頽僣擅權詐多方憑山河
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
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

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
攻陽武之役僣擅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
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僣擅
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
遣其將姚弋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
又使其將姚顯為弋等後繼遣僣擅書云
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
令弋等於河西邀之僣擅以為然遂不設
備弋等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

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擅伐委順之
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
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
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
送之僣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
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跋禍難不
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僣檀從之殺五千
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
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僣檀遣其鎮北俱延

鎮軍劾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
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僣檀攻之未剋
乃斷水上添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
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
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
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
委罪斂成遣使謝僣檀引師而歸僣檀於
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
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

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
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
敬歸為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
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
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
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
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倖檀將親率眾伐蒙
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
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

錯亂風霧不時唯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倖
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
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今
大軍已集卿欲沮眾邪保曰陛下不以臣
不肖使臣主察輿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
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倖檀曰吾以輕
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眾寡
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
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

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僂檀怒
鑠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
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僂
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
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
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
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
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
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

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
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
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僂檀謝之曰卿孤之
蒼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
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
驚散壘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僂
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
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
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

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僣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竒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僣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僣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

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僣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僣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僣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僣檀又將伐蒙遜邛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薶掠五千餘戶其將

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
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
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
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
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
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
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
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
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偃檀敗績而還蒙

遜進圍樂都偃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
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統勃耀兵西境
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邽川護軍
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萊酒復諫不
卹政事偃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
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
之使改往脩來偃檀乃召文支旣到讓之
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
荷大業顛隕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

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鄉之謂也聞鄉
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鄉復若斯
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
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
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
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
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
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
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旬不

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
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僂檀以太尉俱
延爲督蒙遜乃引還僂檀議欲西征乙弗
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
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
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
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
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僂檀
曰孤將略地鄉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

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
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
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
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俾檀乃率
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
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
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
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最爾旦夕當

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
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
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
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
思自効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
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俾檀俾檀
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
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

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傳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

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

鞫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
審進止之筭俾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
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
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俾檀至西
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
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俾檀將尉賢政
固守浩豐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
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
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

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
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
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
責邀一時之榮志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
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
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
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
而聞俾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俾檀爲驃
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

右勸僂檀解藥僂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
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武
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周臘于
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
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
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
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
僭立至僂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
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會豪擅強邊服控弦玉
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
銷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
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暲之言建學而
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
弘抑此之謂僂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
資摧呂氏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
略雄圖比蹤前列旣而叨竊重位盈蒲易
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憑自貽其弊地奪於

蒙遜執劔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
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倭檀見之矣
贊曰秃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
西土倭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
頽聲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二百二十六

音義

壽闐徒賢反 鞬居言反 湟胡光反 鋤託侯反 論麗

軒上力馳反 下音虔 頃襄頃音 允街孟康曰允音

氏池都兮反 或作丘池 番和音盤 邗川音寒 又胡甘反 茗藿

上音係 徒弔反 復符逼反 子鮮音仙 羈鞞音的 韉也 乾

谿音干

載記第二十七

晉書一百二十七

御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
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
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
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
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

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
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
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
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枹頭之
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
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
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
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
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

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
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
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衛之也暉
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
昔句踐捷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
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
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
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
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

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旣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賢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

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旣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摠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

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
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
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
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無備
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
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
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許而圖
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
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

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
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
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
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
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
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
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
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
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
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
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
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
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
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
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
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
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

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
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
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
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
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
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
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
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
二萬七千來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

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派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已瑞及此潛謀爲亂

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

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陞
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
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
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
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
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
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
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
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王

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
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德固留之
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
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
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
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閻丘
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
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

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
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
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
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
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
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
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
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
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

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
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
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
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
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
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
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
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
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

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
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
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
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
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
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
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
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
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

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
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
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二齊英
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
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
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
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
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後閉
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

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
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
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
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
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
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
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
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
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
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
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
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
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
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
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
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
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大宰東征勦絕凶命

渾於覆巢之下蒙全殛之施曾微犬馬識
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
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
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
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
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
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
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
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

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
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
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
陽身死於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
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
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
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
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
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徒

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
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
斬於莒城渾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
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
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
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
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
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
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
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輿拔爲司空封
孚爲左僕射慕容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
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
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
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
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
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
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

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貫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

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
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
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
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
猶冥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
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
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
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

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
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
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
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
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瑒率衆攻
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
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
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
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

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
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鷓鴣
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
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
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
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
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
業務在遵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
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

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
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
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
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
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
或千丁共籍依譏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
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
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
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

用若蒙採納，異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
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
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
以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
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十。諱公廉正直，所
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
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
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
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

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
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
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
是妖賊王始聚眾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
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
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

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鐮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栢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

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宗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相立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

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
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
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
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
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
梟除栢立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
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
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
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

女媧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不呂運憤慨兼懷
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
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
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
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
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
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
咸以栢立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
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

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
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
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
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
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
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
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相立敗德以慕容
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
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

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
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
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
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
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
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
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
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

音義

拓拔上音託下蒲撥反諱音卓紐女美反流漸反斯息移反奎

苦圭反勦子小反耿弁反古南反湫隘反子小反鴟鴟反鴟上反

脂反下反鉦諸盈反



